



## 中庸講記 50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「尤可概見」，因其「居上不驕」，做到古早杞國的後代在被賜封居住的地方，也不會有厭惡、怨恨；來到這裡居住的人，也沒有怨恨，上下都沒有怨恨，彼此相宜，這是不簡單的！有時候連自己國內的人都不一定可以如此，連自己國內之人都沒有辦法彼此相宜，而古早杞國可以做到這種境界，是以孔子一再稱讚文王、武王、周公的德性，原因即在於此。

※ ※ ※

這兩章，給我們很大的思考空間，道務也是要根據這兩點：「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」。《中庸》一直研究，為

什麼會冒出這兩章？從「誠」一直跟我們說，如同老前人當初要整合的時候，老前人說他不是一下子就跟我們說的；而是先告訴大家要修內德，從內德一直修。內德是無私的心。講修內德講了三年，才講整合，並不是一下子就要大家整合。

同樣的意思，誠從第二十一章開始講，講到第二十七章，之後才講這兩個題材。所以我們身為幹部，包括點傳師、壇主、講師都一樣，要帶領整體的道務，要如何來帶領？都記在這裡面。雖然題材是談三重，這範圍相當的廣；我們常說法律是人定的、制度是人定的；是什麼人定的？是所有的人共同定的，都是大家同意的，

不是只有一個人同意，所以我們要了解：上下是一致的，沒有上、下之分，這是一個大循環。

倫理是一個大循環，今天我們尊重點傳師，有一日，你們也會如此被尊重，所以我們要知道未雨綢繆。我們有這個質來接受這些東西，質是哪裡來？質是我們原來就有的，被文給包起來、被外表給包住、被名位給包住；現在我們要知道所有的東西是循環的，現在做人的媳婦，有一天也會

做人的婆婆，每個人都要有這種認知。

道是千秋萬世的，不是到我們這一代就沒了，還是要留傳下去，所以才要培養「誠明人才班」，後學對這個期待相當大；未來，不只是對先天道院，先天道院只是一個單位，如果我們可以帶動起來，那麼整體的道務就不只是今天這樣。所以在此，後學有一個期待、期望，大家能盡心為道來奉獻犧牲。

（本章完）

### 《中庸》第三十章：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### 《中庸》第三十章之一： 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

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八字，卻是這章最主要的綱領；第一章節是講孔子的大德敦化，作為修道最大的目標。

### 讀懂經句

① 祖述：祖者宗也。述者繼述也。遠宗其道，法不在道之外也。

「祖者宗也」，我們講「祖宗」。百家姓裡面，因為後學姓黃，若較長輩就稱為宗長，那是一個源頭，是一個尊重的話，宗是我們支脈的一個源頭。等於也是講我們道統的一個源頭。

「述者繼述也」，是繼承的意思，繼述道統。

「遠宗其道」，遠，因為這是離孔子的時代較久遠（指堯、舜之時）。「遠宗其道」最主要是宗於道。

「法不在道之外也」，法就是心法。我們現在講心法，大部分是在講三寶心法——玄關、口訣、合同，這是我們現在道統的心法。所以這個法不在道之外也，這個道是先天的，這個心法沒有離開先天的道。

② 憲章：憲者法也。章者表章也。近宗其法，道即寓於法之中也。

「憲者法也」，憲是憲法的憲，就是法也。這個法是什麼法呢？我們上兩章所研究的就是法，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在講「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」，這裡面「三重」就是在講這個法。

「章者表章也」，章是把它發揚光大、發揚出來。章和彰化的「彰」意思相同，顯揚的意思；表章本來就是顯揚的意思，把三重——議禮、制度、考文發揚光大。

「近宗其法」，這離孔子的時代較近，將近五百年的時間（指文王、武王之時）。近宗其法，法就是要做的方法。

「道即寓於法之中也」，其實每一個法都有道的存在，有先天「道」的存在。

這是讀懂經句裡面講「憲章」的

意思。章，講「表章」，大家誤會以為是什麼表或典章制度；這裡的「章」是彰化的「彰」的通用，多三撇而已。

③ 上律天時：上者上天也。律者法也。效法天時之規律，知其天時不居，聖人法之，取中無定，圓活不拘，與天同運。

「上者上天也。律者法也」，上代表上天，律就是法。這個法與剛才所講的心法不同，這個法是效法的意思。

「效法天時之規律」，天時的運行，春夏秋冬四時怎會這麼的分明？包括日夜也是有其規律。「知其天時不居」，為什麼會「天時不居」呢？若順著天時的時候，例如：氣候不是一成不變的，它是沒有固定的，春天氣候溫和，夏天是熱，秋天較涼爽，冬天是冷；冷熱、寒暑代謝的時候，我們的感受會怎樣呢？我們知道溫和的氣候要穿什麼衣服，熱的時候要穿薄的衣服，冷的時候要穿厚的衣服禦寒。這個身體都會感受到四時的變化而來配合，從生理方面的配合也要能夠符合上天的意思，這是自然的法則。我們這個心能否配合？大家想想看！心理方面也要配合。

「上律天時」，就是孔子他能夠做到這點，像我們生理方面一樣，在心理上也能配合著上天的運行，有照著道去行，這就是孔子能成為聖人的原因、能夠大德敦化的原因。

「知其天時不居」，就是知道天時變化之不居。

「聖人法之」，聖人能夠效法之，效法什麼？

「取中無定」，就是活的，很活潑。取中，這個中心，人的原則不變，方法可以變，能隨方就圓，能通權達變，這是聖人，因為他效法天地。

「圓活不拘」，圓就是圓融，活就是活潑，不會受到固定的約束。規律會變，就是聖人能做到「與天同運」，與天的運行一樣的在運行，這是「上律天時」。上律天時，後學引用一句道理與大家做研究。

### 1. 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《論語·子罕》

《論語·為政》中，孔子說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讀《論語》了解孔子一生修道的心路歷程，我們就可以體會得出來，他前後所講的道理都是因人施教、因地而異；在不同

的地方、對不一樣的人事時，會講不一樣的話，可以「孝」為例。但是到晚年時，他知道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，歸納起來就在《論語·子罕》的這句道理，可以了解到他的境界；我們若研究佛家的境界講「空」；若研究老子的《道德經》第九章則是說：「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」他是照天道在行。

孔子要以哪一句道理與五教講空理呢？這句就是空理，到後來就是要這樣去行，這可能是晚年所講的話，六十幾到七十歲，也可能是六十八歲以後講的道理，歷史上在他的傳記裡面沒有記載。

我們以前所讀的道理，在這四句裡面都被掃空了，我們要去研究。我們大家有時會想到，那以前所研究的道理不是多餘了嗎？不要這麼想，若沒有那些道理的累積與體悟，就無法講出這句道理。

《六祖壇經》：「經誦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（無）」。法達禪師讀《法華經》讀了三千遍，來到曹溪講「我讀那三千遍是多餘的」，一句道理便通玄；大家想想看，假使他沒有讀三千遍，他能夠來到曹溪一句無嗎？

比如叫一位新道親來，聽到一句道理就開悟了，有這樣的人嗎？這是非常罕見的！一定要經過像大家一樣地千錘百煉，才能夠一句無。

所以孔子所講的那些道理，我們也是要去，做到後來要怎樣？就是「毋意」；意是意志，一個人意志的工夫，孔子講「誠」，《中庸》自第二十一章開始講「誠」。六賊裡面也有意，心意的意，心猿意馬的意。《大學》：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」，提到「毋意」是叫我們免意了。毋的意思就是絕不，絕不要有意的存在。

十五代祖師王覺一祖師在《理數合解》提到孔子之教是「體用兼賅」，體用二樣俱備；也是學思並重，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《論語·為政》，學了以後要思考，《中庸》亦講「博學之」、「慎思之」，二樣都並重。

北海老人：「高不入於頑空，下不落於執象。」《理數合解》上不入於虛無、空的道理；下不落於執象，就是沒有執象。是什麼原因十五代祖師北海老人會講這句道理？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做一個見證，就是沒有執著，無執、無我，絕不執著於意志的工夫。

「毋必」，「必」就是一定要這樣。《論語·子路》子路曰：「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子曰：「野哉，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

衛君要請孔子當官，請他負責經濟，子路就請問孔子：「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？」孔子講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必須要先給我們一個名。

子路講：「怎麼需要這樣呢？」他說：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」，意思就是講，老師你常在講名是不切實際的，要正名做什麼？結果子路被孔子罵：「野哉，由也！」就是講子路你有夠粗魯。

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」，做一個君子若對事情不太了解，就不能講反對的話。子路被老師這麼一講，就愣了一下。

（續下期）